

香港 深度 被疫情改变的生活

当澳门紧跟中央放宽后——三年了，除了派钱，他们愤怒政府毫无准备

澳门政府口中的抗疫最后一哩路，“对某些人来讲，简直是一条不归路。”



2023年1月6日，老人走在澳门的街道，背后为新葡京赌场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

余美霞 (+)

端传媒记者 余美霞、实习记者 马碧玉 发自澳门 | 2023-01-10

【编者按】港府一直紧跟北京政府防疫路线。香港曾经历逾两年半的“动态清零”，在中国大陆发生封控抗议潮后，北京政府放宽防疫安排，香港亦跟随之，即使近日香港录得单日确诊人数屡屡过万，对外对内的防疫措施亦几近“寿终正寝”。

2022年初，端传媒制作“香港疫情大爆发”专题，报导关于香港第五波疫情下受苦市民的困境。中港两地最快在2023年1月8日通关，端传媒会刊登通关专题系列报导，一窥中、港、澳三地在通关前后的实况。第一篇以数据及资料回顾过去3年，香港人是如何渡过（或熬过）疫情岁月；第二篇采访香港药房、买药市民、医护等，他们向记者诉说着通关前夕种种的担忧和不安。第三篇我们了解一下，到底通关后，大陆人是带着什么原因、心情南下来港？“复常”后的香港，跟3年前还一样吗？

这是通关报导系列的最后一篇。1月8日起往返港澳不再需要提供阴性核酸证明，不过，澳门疫情大爆发又是如何影响着市民？过去3年，政府做了些什么去预备病毒有一日成为风土病？为何澳门仿佛在复制香港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的惨况？

1月3日，澳门被厚厚的云层覆盖，阳光照不进地面，路上一直刮起凉风。移工Jassy穿着米白色毛绒外套，还没坐下来，就不断为迟到而道歉。她刚从菲律宾驻澳门总领事馆赶来，处理她伴侣Jess遗体的运送后事。

Jess在圣诞节当天去世。去世前3天，她才刚过完45岁生日，之后确诊发病入院。Jassy还记得那天，Jess躺在床上全身乏力，呼吸急促，嘴唇是紫色的。“快打开你的眼睛，不要睡啊。”Jassy一直喊，急到哭了。她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控制中心说要等2个小时。

事实上，她们的家就在镜湖医院附近，可是急诊部位在斜坡的中间。Jassy觉得不能再等，于是慢慢把Jess从家的三楼背到楼下，然后在一段不到400公尺的路走走停停。原本5分钟的路程，因为背着一个52公斤的人，她花了半个小时。

这一路上，街上十分冷清，不仅少了路人，两旁店舖也暂停营业——很多人都确诊了。12月6日，澳门跟随中央放宽，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强调不是“躺平”，又说政府不会允许疫情大爆发。但其实不然，单单从12月初到月中，染疫人数已由个位数爬升至402宗，连带医疗系统出现空前挤压。市民欣欣的家住在镜湖医院附近，她说这阵子救护车声响过的频率，“是5分钟（一辆）”。

疫情3年，在紧贴中央“动态清零”方针下，澳门与世界的感觉是断裂的——直至2022年末，这里的人才真正第一次面对病毒带来的冲击：前线医护崩溃、逝者渐增、市面抢药、“面包都被人买光了”。看着新闻播送，面对种种不幸，欣欣不解：为何3年过去，政府处理灾难应变仍毫无准备？

1个月后，1月8日，香港与大陆通关。澳门也宣布把病毒感染将成为风土病，港澳往返不用再提供阴性核酸证明。然而置身在看似“复常”的社会，欣欣仍很愤怒，她觉得“政府完全没有给我们hints（提醒），”而它口中的抗疫最后一哩路，“对某些人来讲，简直是一条不归路。”



2023年1月6日，澳门议事亭前地放置著一堆农历新年的装饰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3年了，“澳门也不是第一日有医院吧？”

“医生（只）让我哭10分钟。”Jess过世的那个早上，Jassy一直伴在旁边。她整理情绪以后，打长途电话去菲律宾告诉Jess家人：“我很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在开派对，但她死了。”

在这一周间，Jassy瘦了5公斤。餐厅待应来了3遍，想要为我们下单，但她始终没胃口，后来她点了一杯双份浓缩咖啡，“这可以让我保持清醒”。她的一双大眼睛里满是血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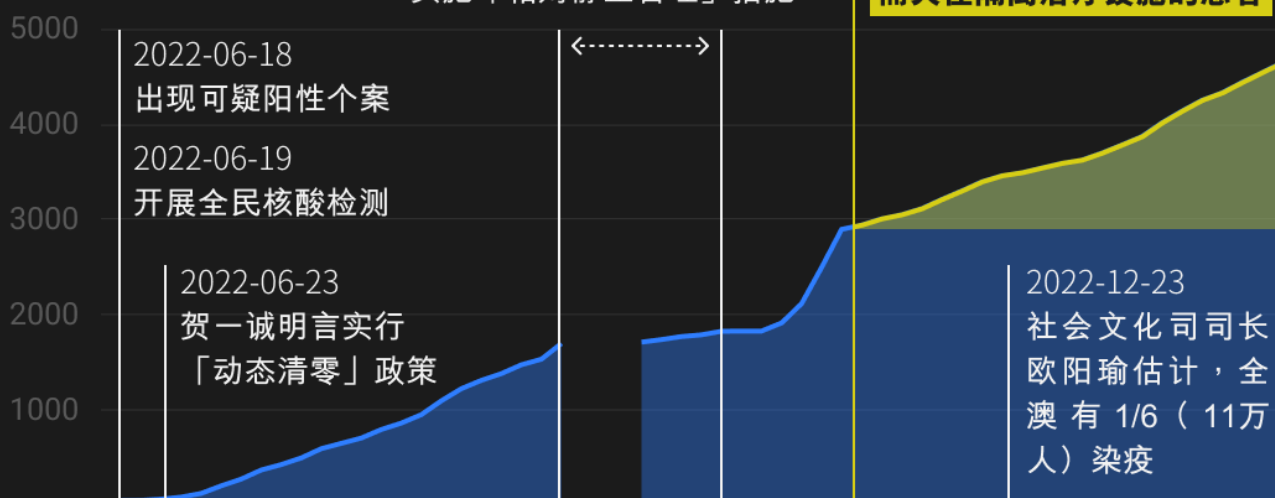
在医生发出的证明上，Jess是死于糖尿病。但工友们都在说，是疫情害死了她——12月22日，雇主确诊了，但她仍想Jess前来照顾自己的小孩。Jassy曾经劝她不要去，但她不忍心，结果就被感染。

两人在一起9年了，事发突然，Jassy至今仍未接受得到。她不敢再经过医院那条路，这往往会让她脑海闪现当日的画面。“你怕不怕？”她掏出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：相中的Jess闭着眼睛，面目肿胀，嘴里插氧气管——那是她给Jess拍的最后一张照。

在医院守候的那3天，“我每次来都见到有遗体被送走。”根据端传媒整理官方数据，自12月开始至1月4日，澳门共有55人染疫去世。但针对放宽措施后的感染数字，政府自17日便不再对外公布，它给出的原因是：“我们没有这个数字。”因为无法掌握，政府内部只能用模型推算目前约6至7成人受感染。

2022年澳门疫情爆发时序

累计确诊人数



累计死亡人数



资料来源：端传媒综合整理



端传媒
Initium Media

P是澳门山顶医院急症室护士。据她观察，自12月13号政府宣布入境人士可以居家隔离开始，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病人增多。她向端传媒解释，原本医院有发热门诊及特别急诊部门，以分隔确诊者及怀疑确诊者，但涌入急症室的人实在太多，严重超出负荷，到后期已经没有再将他们分类；而病人由登记到看诊，平均需要等待6小时，当中以60岁以上老人占最多。

面对倍增的病人数量，受感染的医护人员也随之增加，“有超过四分之三护士都确诊了，大家都带病上班。”一开始，医院并没有为前线增加人手。P以特别急诊部门为例，分早午夜3更，每更8小时，但只有1位医生和最多3位护士，但要照顾的病人却有至少200人以上。至于等候上病房的病人，她说至少100人，“数不了”。

每日置身其中，P以“简直混乱”来形容。因为人手不足，护士们完全无法顾及每个病人，士气也很差。曾小姐觉得，自己的妈妈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不见了。

曾小姐的妈妈今年80岁，患有第四期子宫内膜癌，曾在11月中动过手术，但情况一直稳定。直到12月25日凌晨，妈妈身体不舒服，叫了救护车到医院去。可是到了早上，妈妈就已经失联。曾小姐马上赶到医院急症室，她向记者描述，目之所及的环境非常恶劣——周围都是遗体，“很多公公婆婆在那边叫”。

到了下午，曾小姐向警方报案，说自妈妈失踪了，护士才把她带到一个科室见医生。在那医生后面，放着两具裹住白布的遗体。医生坐下来跟曾小姐说，妈妈已经去世，原因是癌细胞侵蚀身体，抢救无效；目前遗体已经送到殓房去。

曾小姐不懂反应，反问医生，“为什么会没有人通知我？”医院则表示一直有在打电话，但没有人接听。曾小姐看了一眼，发觉那个电话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家人的，而医院一方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解释。“3年时间了，澳门也不是第一日有医院吧？”她不理解，为什么妈妈曾经住院，但医院连一个正确连系家属的电话都没有。目前，她正向院方申请妈妈的死亡报告。

“疫情开始了3年，可能一开始做得不错，市民都会赞。但是3年来，如果你有培训足够的人才、有足够的床位，不是每次都临急抱佛脚，怎么会堆积那么多遗体在这边啊？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”

曾小姐一阵静默，“就算有些事是注定的，（天要你）这一刻死就这刻死，但起码都（应该）走得舒舒服服啊。”





2023年1月6日，澳门山顶医院，医护人员在外休息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前线毫不知情的“预案”

愤怒在前线蔓延。12月23日，一名前线医护透过议员林宇滔发公开信，表示医院急诊已经严重爆煲（超出负荷），“我们现在真的（只能）看着病人死”，而他们无能为力。

在信中，这名医护向外界揭露急症室的严峻——医院设备、人力，甚至连氧气均不足；医护已经“不休不喝不吃”，但病人情况令人心酸。由于老人院爆发大量感染，在没有足够床位情况下，他们只能用轮椅去接收长期卧床的老人，而一旦轮椅上的病人昏迷需要抢救，他们需要把躺在病床的患者换下来，“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惨况。”

该医护又指出，根本无法看见政府表示的“庞大支援”，只见一个个病人失去基本尊严、因为水深火热而死，形容官方对策“实在是令人心寒。”此前，政府表示约有2成半医疗人员染疫，但隔离病床使用率不足4成，认为医疗系统未爆煲。

同日，网上流出卫生局与前线医护沟通的群组对话。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这样回应：“政府对外向市民说床位足够，是稳定社会的重要措施。”卫生局副局长郭昌宇则不认为医护染疫是“失守”，“相反这种情况是预见的”。他强调，政府的疫情预案有列明应变措施。

然而，护士P向端传媒表示，前线医护对官员口中的预案毫不知情，而3年来，更多时候都是“见步行步”

——前线出状况了，高层会先向上层求救，“然后再想办法”。

比如2022年6月18日，澳门出现社区爆发，确诊者会被送到路环高顶公共卫生临床中心（下称“高顶”）治疗。当时一名确诊孕妇已经有分娩迹象，但由于高顶没有手术室，需要由救护车紧急载回山顶医院分娩，过程需要20分钟，结果孕妇刚到急诊门口，就已经生了。

站在医护专业角度看，P觉得整件事很冒险，“我们只是成人急诊护士，没有接生过。”但即便处理手法备受争议、在网络引爆舆论，“（高层）只会跟我们讲：他们是有预案的，这种情况纯属意外。”

“它的预案，第一就是它没有对外公布预案——没有人知道，我们（前线）都不知道。”救护员K说，即使有预案，官方似乎没有考虑到，“医护人员都是会感染的”。

一开始，救护车也有分为常规、跟专门接载确诊者两种。但很多时候，市民只会报称自己情况紧急，而当常规救护车到达后，如果发现病人是阳性的，就要再等专门接载的救护车交接才能离开，“变成要用两部救护车的力量，来处理一名病人。”在分秒必争的急救服务中，时间就这样白白耗掉。一直到12月23日、在同事染疫相继缺勤之后，这样的情况无法再执行。



2023年1月6日，澳门二龙喉公园的核酸检测站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目前，全澳共有25辆救护车。澳门消防局表示，在12月下旬，救护车召唤个案平均每日达400架次，是平日服务量的2倍以上。K一直都没有确诊，由原本的返2天（48小时）放1天，变成连续on call（待命）36小时，基本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，“基本上已经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整个人好累。”

但K强调，站在救援角度而言，救护出行动与医院接收病人，是紧紧捆在一起的。现实是，“就算我们来得及载，医院也处理不到。”他记得患者暴增的那段时间，急诊部门完全没有床位，救护车开到医院，等待交接也要等20分钟，“你想想（那边）有多少人。”

“长期卧床（的病人）只能用轮椅……需要闻氧的病人也不能闻氧，你吸一口、我吸一口。”K一边描述状况，一边重复2次：“我觉得真的好差。”他感觉到，这跟预案所讲的“预计有足够人手”有着明显出入。

事实上，在2022年10月31日，澳门政府曾发布《[应对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处置预案（第二版）](#)》。其按预计的感染人数，再调整出5个传播级别的应对方案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预案中写明，如果市民抗原呈阳性，应尽快召唤救护车送往特别急诊检测。

K无法判断，市民是否跟从预案而召唤救护服务。但问题是，“（政府）好似一下子要躺平（放宽）就躺平，市民都不知道要如何反应。”在救护车召唤个案当中，消防局指有超逾半数是属于滥用，“很多病人问：发烧不（是要）去医院吗？”K说。

他认为，现在在医疗系统各面衍生的问题，并不在于放宽这一举动，“如果它准备充足其实是可以的。”其中一点是资讯要透明，例如政府该指引市民轻症可在家里吃药。而另一边，在求诊人数急升之前，政府应要提早呼吁市民不要滥叫救护车，而非到提醒时，求助的高峰期都差不多结束了。

外界声音指责澳门只能跟紧中央政府政策，没有自己的决策权。K认同这种说法，但他选择跟香港比较，“香港也是经历了一波大爆发才躺平，那澳门有香港这么好的前车可鉴，应该要准备得更加好，但是结果还是不理想。”





2023年1月6日，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，人们前往入境大堂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在公民社会缺席的城市，掀起场场自救

25岁的Bobby形容，这次染疫是他有生以来生过最痛苦的病。像其他人一样，他头痛、头晕、腰痛，全身都好累。他整整发了4天烧，一直发冷，一度烧到39度。

2022年12月8日，政府向全澳居民免费派发“抗疫包”，包里有必理痛、扑热息痛、莲花清瘟胶囊及N95口罩。Bobby吃了10颗必理痛，身体慢慢好起来，但直到现在仍会偶尔咳嗽。

澳门放宽防疫政策，终于与世界开关，但Bobby第一反应没有惊喜，反而是感到惊讶。“吓，你说放宽就放宽，健康码又不用check、通行证又不用check了，会觉得恐怖啰。”据他感受，在非疫情期间，“那些（澳门）人有点头痛，都会挤到医院了啦。”猝不及防的开放，他无法不为即将发生的事担忧。

开放与病毒共存，院舍自然首当其冲，成为染疫重灾区。澳门明爱总干事潘志明12月22于社交媒体上发文，呼吁已康复的感染者自愿支援院舍，或以义工形式照顾留院和方舱的长者。希望市民可以“帮帮手”。

早在年中“618”爆疫时，澳门院舍已进行过闭环管理，但因闭环期间员工休息不足，未有安排闭环结束日期、加上薪金和假期没有与当局协商，导致院舍员工压力十分大，员工更因为床位不足而要睡在纸皮上。事件结束后，社会工作局只表示会对闭环员工作出补偿，没有就院舍安排作进一步检讨。

到这次疫情，潘志明坦言，“我都没有期望谁可以出来帮助”。在政府彻底躺平之后，潘志明唯有在网上招募义工自救。他向端传媒表示，目前已收到50多个回复，义工会在培训后安排到院舍工作。

12月8日，政府于疫情记者会上表示，因应疫情变化，澳门将有序调整疫情政策，尽可能减少重症和死亡

个案，不会出现井喷式爆发。告别坚持了3年的清零政策，象征澳门正式开放。



2023年1月6日，澳门外出购物日用品的市民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随后市面出现的，是一波波抢药与抢猪肉潮，连麦当劳都在爆疫期间关门了。“3年疫情也未曾见过M记关门，自然会想到外面疫情如何……今日新闻竟然只出六份一人染疫，数据是从哪里来的？”讨论区的一段留言，恰好点出了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割裂。

在失效的政府面前，不只民间团体需要自寻出路，就连送家人走最后一程，也要公开喊话求助。

2023年1月8日，网上流传一封匿名信指澳门殡仪馆已严重超负荷，光是排期见殡仪馆的业务员，就已经要排到2月后。此外，信中还提到殡仪馆最新的“殡仪方案”：若逝者家属不做仪式，4组家属共用一个大堂，限时15分钟内完成鞠躬上香，“这种方法可以较快排到火化”。

小城陷入慌乱，市民只好自发在网上分享药物、医院的资讯。与此同时，政府每日公布的染疫情况却与大众感知的有所出入。

疫情记者会显示澳门政府在疫情资讯的重要渠道。自2020年1月23日起，政府每日举行记者会，在八个位

疫情记者会是澳门政府发布疫情资讯的渠道。自2020年1月22日起，政府每日举行记者会，向公众发布有关疫情的安排。但疫情记者会的内容亦经常延后和缺乏实际数字，公众无法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。整个社会与政府所宣传的情况，出现明显割裂。

在2021年期间，澳门曾爆发社区感染，当中一座位于高尚住宅区的住宅却没有被纳入红黄码，引起社会回响。在记者提出质疑之后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协调员梁亦好却表示这是按一贯做法公布。

事实上，在过去3年的疫情记者会中，当局曾多次以“没有资料”为由避开记者的问题，更多次阻挠记者发问。在2022年中的记者会上，有政府人员多次打断记者发问，最后甚至抢去记者手上的咪高峰。事件导致澳门传媒工作者公开谴责，认为严重影响新闻自由。澳门人的声音在疫情中失语，剩下政府每日的记者会取代现实。

在短短两星期内，澳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在社交媒体上，有市民指责政府毫无准备，“无本事就不要学人躺平”、“3年的准备只为清零，完全没想过一旦开放该怎么处理”。亦有人质疑政府角色，“现在好像无政府状态，（政府官员）去了哪里？”

三年抗疫， 澳门特首贺一诚说过什么？

2020-01-23 回应澳门是否够口罩

政府已订购了2000万个口罩。

2020-02-04 回应抗疫拨款

葡萄牙都已经被我们买光，没有口罩了。
整天讲花无百日红，财政储备现在不用几时用？

2022-06-23 回应会否放宽防控措施

如果我们不想跟内地通关，
你可以这样想（躺平），有
邻埠的样板在这儿，对吧？

2022-09-24 回应会否放宽防控措施

今日我再次强调，我们是
没有条件躺平。

2022-12-24 回应市面抢药潮及前线医护压力问题

你问药为什么我们不储备多一点？我可以怎样储备呢？我们已经有一排扑热息痛给市民了。



（明天去哪间医院视察？）他们（新闻处）会通知你，不用每件事都向你报告！



端传媒
Initium Media

资料来源：端传媒综合整理

在疫情之初，特首贺一诚抢在全球前抢口罩、抢快速检测，最后更在澳门成功清零，成为了“抗疫模范生”，一句“花无百日红，储备现在不用甚么时候用？”让他也被捧成澳门人的“贺爸爸”。

3年过去，有网民涌到当年称赞贺一诚的帖文到“鞭尸”——有网民曾在贺一诚上任时留言“贺一诚是澳门这么多届以来最好的特首，是澳门人的福份”，这句话现在被翻了出来，在今日的澳门重新流行起来，更有人在下方留言“现在呢？”

2022年9月24日，贺一诚在回应记者提问会否放宽防控措施时表示，“我再次强调，我们是没有条件躺平”，结果只消两个月，澳门人便要在开放中摸爬、自救。

有趣的是，卫生局局长与前线员工的内部对话流出以后，在一众嘲讽的留言当中，一个比较认真的市民有3点建议：一是希望媒体关注事件，二是建议卫生局调人手到急诊帮忙。

三，“真的搞不定就不要死撑，找大陆帮手，只要高层肯向外讲自己搞不定，伟大的祖国、澳门永远的靠山，一定支持澳门的。”





2020年2月23日，澳门居民排队买口罩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除了派钱，我想不到政府做了什么

事实上，3年疫情，澳门曾经2次获得国家队的帮忙：2021年8月，大陆派出300名医护人员到澳门协助进行检测工作；2022年7月，再有650名核检医护团队抵澳。然而中国防疫政策急转弯，各省市亦忙于应对大规模感染，此次或是考验澳门应变措施的时机。

那么在市民眼中，政府3年来做了什么？“除了派钱，”曾小姐认真地想了一下，“就没有了”。她开始向记者逐一系列出：消费卡3年、第1年派澳门币1万打工仔津贴，没多久就现金分享了。然后又派1.5万元……她笑了起来，说自己也数不清了，“总之我记得不断派钱啰。”

欣欣亦有同样的感觉，她认为，3年来政府其实并没有准备甚么，政府所谓的做得好也不过是由钱堆砌出来。

2020年初，贺一诚曾豪言快语，说“市民生命优先，经济次之，澳门承受得起”。端传媒整合资料，发现政府3年来的疫情开支，可分为“社会津贴”以及“防疫开支”两种——社会津贴包括百亿抗疫援助措施、减税、“保就业”计划，以及电子消费卡等补助；而防疫开支则包括全民核酸、医学观察酒店费用、买口罩、快速检测等。





2022年6月22日，澳门新一轮疫情爆发，政府推行全民强检，塔石体育馆核酸检测站外出现人龙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在疫情阴霾之下，澳门延续派钱作风，自2020年起至今，政府分别发放了4轮援助计划，其中包括提前发放现金分享、向本地雇员发放援助、退还一定部分职业税和所得税、发放消费券等，4轮合共预算954.15亿元。当中，虽然政府再三强调消费卡为临时性措施，但3年来仅发放3次亦已合共支出165.9亿元。

至于防疫开支，连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在回应有关问题时，说“相信没有部门能够回复”。而以往官员面对传媒追问，亦常以“无相关资料”或“正在计算”来回应。但如从政府的财政储备来看，2年时间过去，储备由2020年的6161亿元急跌至2022年的5629亿元。

去年6月，澳门在半封城下，共进行了14次全民核酸检测，以及多轮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核检。10月31日，政府公布是次疫情的总开支约为10.82亿元，主要涵括全民核酸以外，更用以采购快速抗原检测套装、KN95口罩、租用医学观察酒店及交通运输等项目开支。

翻查记录，政府曾透露一次全民核检约需5000万元。从2020年初爆发疫情至今，澳门已进行了超过19次全民核检，合共约9亿5千万元。总括而言，澳门这个人口68万的城市，在3年的抗疫路上花了超过900多亿元。而一海之隔、拥有700万人口的香港，3年的防疫抗疫基金花费则近港币2000亿元。

倘若把目光放到每个市民身上，以一名年收入不过14万元的打工仔为例，在疫情3年间，他共收到3次现金分享、4轮电子消费卡和3次雇员援助，合共8.5万元政府津贴。

这数目看似不少，但Bobby却认为即使政府派钱，也无法改善市民的生活。“派的那刻很爽，但之后一爆发，那你用消费都是买药、买口罩”，钱没有留在自己的口袋里。

疫情未完，但愤怒已过

为了避开感染家中网宅，过去14日，欣欣都没有出过门。太多时间，她住家里听有救护牛声，有有红父媒体，她感到，现实世界混乱失措，但在社交媒体上却有着不一样的“节庆气氛”，“我觉得其实很诡异的。”

起初，网络上流传一张“公告”，叫大家控制自己阳性的时间，不然的话就会很遗憾地“错过圣诞、错过元旦”。直到后来多人确诊，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“进入羊圈”；没确诊则自嘲是“天选打工人”，中了“阴工株（惨惨猪）”。

3年来到了最后一刻，欣欣感觉，疫情变成了一件“Celebration”——那不是一种值得高兴的意思，而是一种之于社会的连结、“澳门人好久没试过的共同社会体验”。对上一次，已经要数到2017年天鸽风灾。



2023年1月6日，澳门一间茶餐厅，顾客吃午餐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故在网络上，不少澳门人将是次疫情与当年比较，指责6年过去，特首也换了一届，但治理无能的底色依然没变。用Bobby的话说，“一开始觉得他（贺一诚）有个下马威啦，谁知道去到中间也不过如此。”

“天鸽那时好好多！虽然没水没电，但人是团结的！”曾小姐觉得两次危机并不一样，当年水浸结束以后，大家都有一种很强烈、要一起去“重建城市”的感觉。“现在我有必理痛也不会跟你讲啦！”她大笑了起来，“这就是分别啰。”

“人情味淡了！”澳门地方小、熟人太多，“人情味”是本地人在这城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。“是经济问题吧？”她这样理解的变化，“以前经济好的时候，很多人对物资（不在乎）……但现在不是啊，好多人失业、就算有工作也未必可以支撑到生活。”

曾小姐在疫情开始投身保险行业，3年来，她看着自己的客户慢慢调低保额，“他们都猛猛紧（生活才勉强过得去）。”甚至她自己也开始兼职售货员，朝九晚六。人们自顾不暇，人情味就自然慢慢散退。

可是正在慢慢退潮的，还有愤怒。在医护公开信广传以后，卫生局于12月27日表示，山顶医院已增加300张隔离病床，调派约140名医生上前线；同时临时聘请退休护士及实习医生投入协助。

护士P向端传媒确认，医院确实开始有人手补给，但因为他们未熟悉环境流程，能够协助的事情有限，“不过都算有好过没有。”12月30日，记者曾接触另一位医护，他表示局长院长已“开行turbo”（尽力了），情况已经改善了，如果日后有需要才会找记者帮忙。

随着社面复常，“人们好容易遗忘。”欣欣说，澳门人好似圣经中那堆跌下山崖的猪，一只跟着一只，如果掉下山崖后没死、能站起来的话，就继续生活。

“现在没有人会追住这件事去穷追猛打了，”2021年，澳门立法会民主派候选人遭集体DQ，“以前民主派会比较着重一些意识形态上的问题，你问责、要追究。但现在只剩一个林宇滔在讲人话，媒体又报喜不报忧、强调和谐。”林宇滔为立法会直选议员，从事传媒出身，自称务实派。

疫情会否再临，无人知道，但欣欣不会对未来抱有希望，“如果从逻辑来讲，下一次（应对）是会做得比上一次好。不过，澳门从来都不是一个很讲求逻辑的地方。”





2022年6月27日，澳门疫情下，居住在祐汉的移工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至于Jassy，她现在首要做的事，是要把Jess的遗体带回菲律宾。二人曾经谈过死亡，Jess说自己怕火，不想被火化。“我说，如果你死了，我火化你，你还会知道吗？她说，我会。”

办完后事之后，她说仍然会回来澳门。Jassy的另一身份是澳门进步家务工工会主席，这是澳门首个家务外雇团体。2年前，她和Jess一起创立，为移工发声、争取权益。在Jassy眼中，Jess十分害羞，但她是一个行动者（She's the Do-er）。“我（开会）一边说话，她会一边抄下来；有些人打给我（求助），她会说：我们一起去吧、给她（求助者）指引。”

事实上，她也是Jassy的指引。每次谈到Jess的离世，她眼泪仍止不住，但她很快回复理性，“我仍然会想留下来，直至政府听见我的声音。”

“移工（议题）、他们的自由、政策……很重要、很重要。”Jassy跟记者说，不是每个移工都拥有知识和勇气去发声，“但如果我们在这里，即使只有一个人，我们可以给知识，这很美妙啊。”她哭了起来，“我只是失去了Jess……是的，这很痛。”但她仍想在澳门多争取一些、多做一些。

“蠢吗？”Jassy满眼泪水问记者。

“我妈妈常常说我很蠢，我说我知道。但只要帮到一个工人，It's makes my life happy.”

端传媒实习记者曹德熙对本文有重要贡献。





2023年1月6日，澳门葡京赌场，情侣在巴士站等候巴士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